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7

文学研究的合法化

Legitimizing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斯蒂文·托托西 讲演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7·

文学研究的合法化

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
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

斯蒂文·托托西
(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 讲演
马瑞琦 译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7-08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研究的合法化/斯蒂文·托托西讲演;马瑞琦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7/乐黛云、张文定主编)

ISBN 7-301-03482-2

I. 文… II. ①托… ②马… III. 文学研究-研究方法
IV. 10

书 名:文学研究的合法化

著作责任者:斯蒂文·托托西讲演 马瑞琦译

责任编辑:张文定

标准书号:ISBN 7-301-03482-2/G·0415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者:北京经纬印刷厂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5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2.00 元

序

1995年10月，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的斯蒂文·托托西博士应邀在北京大学讲授他积极主张的一种新实用主义，即一种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法，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第二年春天他又来过一次，对他的主张作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他的讲稿由他自己整理，加以充实，并经北师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马瑞琦同学翻译成中文，于是成为目前这本小书。

据我所理解，所谓“整体化”是指德国的 Schmidt 等人所提出的一种新的整体化文学理论。他们认为，文学理论是一种社会科学，它的主体是文学文本所包含的社会构成和社会作用整体，它建立在文本生产者、文本处理、文本接受、文本生产后处理、以及美学交流等环节所构成的系统上；也就是说，文学是一个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系统是开放的、多元的，大系统可以包含许多层次的子系统，各系统之间又都有着极其复杂的影响和联系。这种理论显然为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打下了新的理论基础。

这里所说的经验主义也和我们过去习惯的，与教条主义相对的经验主义完全不同，所谓经验主义文学研究是指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这个系统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检查、摹仿、继承、改写、翻译等，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说，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这种研究方法首先强调分析立足于观察，并建立在通过资料收集得到的经验主义论据上，同时强烈要求用经过证实的实际材料代替直觉的推测或似是而非的玄学描述。它以独特的客体研究的方法探索文学体系的社会文化层面，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

斯蒂文·托托西认为目前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越来越远离社会发展主流。他认为这种情况除其他原因外，主要是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自身存在许多缺陷和严重问题所致，因此，要使文学研究合法化，即重新受到重视，文学学术界就必须建立自身的社会价值，通过生产出既有意义又出色的作品，使其不光有益于自身的直接领域，并从更大的范围讲，有利于人文学科的广大公众，而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

不难想像，在强调无深度概念、平面化、零碎化，解构、不确定性的后现代主义仍然有一定影响的今天，托托西的理论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认为，但我想他希望在解构之后重新建构，希望文学研究能仍然对社会有益，这一努力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得到尊重和进一步理解。他在这

本书中详细介绍了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有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介绍和研究而且还有大量文本实例的观察和分析，是非常值得认真阅读的。

乐黛云

1997年6月于朗润园

通过总体系统理论这种综合认知的分析和组织模式,我能够对知识与人文价值的综合做出贡献。(阿那多·拉朴宝特:《整体观与我们目前困境的关系》,"1988,p. 1)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

本文人类学	〔爱尔兰〕泰特罗	
中国叙事学	〔美国〕蒲安迪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	〔荷兰〕佛克马	蚁布思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	〔美国〕史景迁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美国〕杰姆逊	
修辞学与文学阅读	〔加拿大〕高辛勇	
文学研究的合法化	〔加拿大〕托托西	
话语符号学	〔法国〕高 概	
关于“异”的研究	〔德国〕顾 彬	

目 录

序	乐黛云 (1)
---------	---------

简 介	(1)
-----------	-----

第一章 理论和方法论基本原理	(11)
----------------------	------

一. 认识论出发点	(11)
-----------------	------

二. 定义选粹	(18)
---------------	------

三. 文学、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中的整体化思维 ...	(19)
----------------------------	------

3.1 整体化和制度化文学与文化 研究方法间的关系	(24)
------------------------------------	------

3.2 比较文学和文学整体化及制度化 研究方法	(26)
----------------------------------	------

3.3 术语精选	(32)
----------------	------

四. 北美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系统思维	(35)
--------------------------	------

第二章 文学与文化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研究法的实践	(42)
-------------------------------	------

一. 文学与文化参与	(42)
------------------	------

1.1 读者与经典形成：英语加拿大文学例证	(42)
-----------------------------	------

1.2 经典形成的深层因素：当代加拿大匈牙利 英语文学	(54)
1.3 文化参与和读者：英裔和匈裔加拿大人	(60)
二. 文学研究：多元学科和科内整合	(70)
2.1 理论前提	(71)
2.2 多元学科：戴日·蔻斯陀拉尼的 《伊蒂丝·安娜》和药理学	(75)
2.3 科内整合（1）：文学和电影中的现实主义	(89)
2.4 科内整合（2）：现实主义文学在 电影中的改变	(95)
三. 文学研究：文化与边缘性	(101)
3.1 文化和社会：德国中心和中东欧边缘	(102)
3.2 中东欧文化与文学和叙事的变化	(111)
3.3 文化、边缘和少数民族写作	(135)
3.4 主题与边缘：迈克尔·安达迭的 《英国患者》	(150)
四. 女性写作和男性关于女性的写作	(165)
4.1 伦理建构：性别责任的声明	(165)
4.2 玛吉特·卡芙卡和多萝西·理 查生：新女性写作	(171)
五. 文学翻译理论和整体化方法论	(193)
5.1 方法论的重要性	(193)
5.2 方法论疑问	(196)
六. 文学研究和电子时代	(200)

6.1 信息时代与文学研究	(200)
6.2 从整体化和社会符号学角度看电子革命对 文学研究的影响	(207)
结 语	(214)

简介

为什么有必要考虑从事文学研究的合法化？毫不讳言地说，是由于人文学科在整体性地经历着严重的令其日见衰落的制度化危机（institutional difficulties），并且由于文学研究自身的问题，在总体社会话语中越来越边缘化。

大多数人广泛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总的来说文化，特别是文学，是从个人、社会、政治乃至经济等诸方面来定义人性的人类活动。作为一个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者，我认为当前出现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值得警惕，这不仅是一个人文学者利己的个人感受，而且是基于我对文学研究的社会意义（social relevance）的论述。

在新保守主义观点影响下，纳税人和政客大力削减国债，教育面临严重财政紧缩已不是什么秘密。尽管自然科学和职业教育也面临削减，有些领域甚至非常严重，但是人文学科受伤最深。何以至此呢？

虽然人文学科在大学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从来没有像过去 20 年那样成果赫赫。二战之后，空前的物质财富允许大笔的资金流向人文学科，建立新学校，资助学术研究，盛极一时。随着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新保守主义复苏时代的到来，丰厚的资金逐渐消失。在以

往二十几年中，国债高涨，几次经济衰退要求国库紧缩，影响到了人文学科。这种状况为人文学者敲响了警钟（美国人文学科和文学研究的制度化状况例见 Sande Cohen [1993]；欧洲总体情况见 Muller—Solger；德国例见 Brackert 和 Stuckrath）。他们有所觉察，但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尽管系主任们，大学校长们和学者们谈起或论及文学与文化研究和社会的关联，并以此论证资金持续的必要性，但事实上这种关系并未具体化。实际上，像从事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或者男女同性恋研究的学者们证明了他们工作的社会意义。然而，这些领域的研究和成果是被双重边缘化了的，不仅在学术圈中，而且在公众观点里。

在我看来，大部分传统的学术方法继续生产与社会无关的作品。许多人文学者追随 C. P. Snow（例见 Kaiser），赞同文学与文化研究具有“特殊”地位，并且在学术和研究中衍生出二种以上的文化定义（人文的和自然科学的）。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这两种文化在学术科研上必须唇齿相依，学术边界如不能全部开放也要相互软化。近几年来，大西洋两岸出版了许多关于人文学科处境的书籍。在北美，出色的例子有 Bill Readings 的《大学的毁灭》（1996），Heather Murray 的《以英语工作：历史，制度，来源》（1996），Peter Emberley 的《零度极限：加拿大大学中的热点策略》，Sande Cohen 的《学术圈和资本热衷者》（1993），和 Gene H. Bell-Villada 的《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生活：政治与市场怎样协助唯美主义思想与文化的形成 1790—

1990》(1996)。

但是,在我举例论证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学术引力之前,通过比较文学学科和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Systemic and Empirical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Culture),我想指出在人文学科内部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以及为什么我认为文学研究在学术上,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讲,都有缺陷,并因之影响到广大公众对文学研究的看法,我并不诡称此书中提倡并实践的研究法就是问题的答案,但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可行的并且可供选择的方法。

这儿有个关于当今人文学科中的显学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例子:

不管是否任教于历史系,其他的书籍史学家并不怎么倾向于批评时轻描淡写。Ian Willison 在 1991 年写道:“文化理论从其系统性和论辩中看,过于简约和重复,从其逻辑性和对待证据上看,有时又失之傲慢”(Willison, 106)。Nicolas Barker 将 Jane Tompkins 的文章“历史中的读者”总结为非历史的和“空洞无味的”。近来其他的研究,像 Cathy Davidson 和 Janice Radway 显示出对当代和当时的批评文献的漠视……“很难不把这种精心制作的批评模式的理论化、论争、建构看作是与他们所利用的文本脱离的行为”(Barker, 199)。当 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断定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对一个没有受过西方正统教育的读者

来说毫无意义时，一个历史学家反驳道 Smith 有意将“阅读社会学极端教条化而忽略研究真正的读者。（她）并不（真的）懂得什么使荷马，每月一书俱乐部选集，漫画书，或其他任何语言载体对可敬的观众起作用”（《阅读普通英语读者》，53）我得提醒你，我的研究生们对那些基本功不扎实的理论家耐心有限。他们不客气地问我为什么用 Michel Foucault 的“何为作者？”来浪费他们的时间。很显然，对他们来说，作者这个概念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出现在古罗马时代，远远早于 18 世纪的创造。甚至 Elizabeth Eisenstein 的《作为变化动因的印刷出版》，一本以资料详实著称的书，也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一直在问：她的证据何在？一个学生的期末作业是关于《简·爱》的接受状况，指出 Sandra Gilbert 和 Susan Gubar 严重误读此书的评论。不是简的女性主义，而是她的阶级仇恨震撼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别忘了，是宪章运动使此书达到高潮。所以提醒一下：即将到来的一代书籍史学家不惧怕任何人，他们会检查你的脚注。（Rose, 220）

作为一个懂得文学的历史学家，Jonathan Rose 的论点从不少方面阐明了我的论题。最重要的是，他关于文学批评中不学无术的状况的论述切中肯綮，这还是在人文学科内部的问题！不光他提到的学者有上述问题——顺便提一句，这些人都是文学学术的精英——而且存在于从新批评到

解构主义的各个领域。问题是，文学学术界如何建立自身的社会意义——正是它缺少的一通过生产既有意义又出色的作品，使其不光有益于自身的直接领域，并从更大范围讲，利于人文学科的广大公众？我的论点是显然由于忽略了科学化意识与方法（像我提倡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构架）而导致了上述缺陷。我不是倡导对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或德国科学主义的回归，尽管从很多方面讲，这种回归可能对我们当代文学学术的广阔前景更有益处。我希望通过本书的理论论述和实践例证来证明我所提倡的研究方法，会在原则上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实际的、可行的、有用的方法论与途径。

简单说来，在文学研究中——尤其在北美学术界，虽然从全球看来无甚分别——这些缺陷包括对“直觉”的依赖，学术行文中的隐喻叙述，对真正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ity），科内整合（intra-disciplinarity），多元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以及团队合作的抵制（例如，坚持孤立学术），缺乏清晰准确的术语，最为重要的是，存在于一方面从事高等科研，而另一方面为了取悦公众将研究的写作和出版通俗化之间的不合谐。

我将在此书中探讨所有这些问题，在此我只简要地谈一下最后一个论点——学术著作行文中的不和谐。Sander L. Gilman，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现任主席，如此写道：“很多伟大的学者和理论家……著述里行文浅显……为所有学者提供了日益接近论题和扎实内容的典范。他们的著作格外易读。

一个令人尊敬的同行最近向我坚持建议学术著作必须可读，我深表赞同”。对此，我却不敢苟同。

尽管文学研究的结果应该面向公众，但这只是工作的一半，而且是后一半。学术应该首先以高科技的面貌出现，在此之后，才是通俗化阶段。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建议一个生物学家就研究课题的尖端领域写一些普通读者能懂的研究报告，他/她可能不知如何立论。所谓科普是必须的。但是学术著作毕竟不是写给普通读者的，无论是自然基础学科还是人文学科。我的建议不该被看作是对自然科学和医学术语的滥用。我全面意识到“20世纪科学在书写策略中成绩卓著。然而，从认知角度出发，数学公式自身并不完整。科学的叙事成分，即估算说明的概念和意义，都被忽略……”（Pribram, 143）。是的。但是既然自然科学需要人文学科的叙事，反过来人文学科也需要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总体说来，文学研究和教学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公认。举例说来，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以探讨本领域职业特点为主的简报，《职业》（*Profession*），它的1995年刊就显示了对更实用更有用的研究和教学方法（见Franklin）的追求。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能否吸引众多学者依然有待观察，我持怀疑态度。在近来一期特别专号《大学文学，文学教学策略》（*College Literature, The Politics of Teaching Literature*）里有这方面的建议和论述，却并不能令我满意，也不会取悦于纳税人和政客。从北美学术景观中再抽一个例子，Daniel T. O'Hara认为，文